



英国情人

English Lover

虹 影 著
Hong Ying



山东



英国情人

English Lover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虹 影 著
Hong Y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国情人/虹影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
2005. 4

(虹影长篇修订本精选)

ISBN 7-5329-2415-7

I. 英… II. 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6942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张/7.5 插页/3 千字/171

印 数 1-15000

定 价 24.00 元

虹 影

虹 影

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《上海王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》、《孔雀的叫喊》，诗集《鱼教会鱼歌唱》等。现居北京和伦敦二地。

上述四部长篇被译成 23 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。



英国情人 修订本说明

虹影

这本小说前后被改过多种标题,盗版书商取题让人啼笑皆非。各国译文也改了标题,法国称“卧室秘密”,德国为“中国情女”,西班牙叫“爱的艺术”。现在小说正在国外拍片,最后叫什么标题,连制片人都不知道。

也是这本书,让我蒙受了一个小说家不应该得到的侮辱:卷入长达四年之久的官司,被媒体戴上“官司作家”的帽子;又被说成“中国的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”;有的评论家在报上竟然称我“女流氓”,号召全国人民“拒读虹影”。

这小说从萌思到如今的经历,活活是另外一部小说。早有刊物约我写出来,至少给当代文学史一条注脚。我却没有点头。我一向虚构生活,忽然生活来虚构我,我实在不想回到这噩梦中去。

就因为这些原因,目前这个“修订本”,偏偏要改回原样,就是学院正人君子批评家痛心疾首的“比《金瓶梅》还下流淫猥”的原貌原态。我的口号是:“回到16世纪全世界最健康的中国人性心态”。

目 录

修订本说明

- 第一章/5
- 第二章/10
- 第三章/20
- 第四章/37
- 第五章/55
- 第六章/76
- 第七章/88
- 第八章/104
- 第九章/119
- 第十章/138
- 第十一章/156

第十二章/172

第十三章/188

第十四章/199

K 给褒利安的诗/202

附录一：相关评论

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 陈晓明/207

走进褒利安·贝尔的情感世界 顿珠·桑/214

答杨少波八问 虹影/219

附录二：虹影主要创作年表/227

附录三：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/232



本小说女主人公纯属虚构，特此申明。



第一章

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,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,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。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,伤亡惨重。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。救护车在公路上,目标暴露,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,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袭。中旬战事更紧,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。

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袭。

七月十八日清早,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。返回的路上,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嗥般扑来。笔直的土路太窄,无法曲折前行,两边田野太暴露,已来不及撤下伤员。他只能大踩油门,拼命加速,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,在飞机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,他突然狠踩刹车,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

上。随着刹车的尖叫,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,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,弹片打烂了引擎。水箱破了,蒸气带着噓叫乱喷。

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。他爬出车座,抖落一身碎玻璃,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,瞧着飞机远扬。后面车厢的护士,虽然他警告过,还是撞得不轻,伤员更是狂声叫疼。

此时,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,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。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“前线的诗人”去演讲,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,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。毕竟,在炸弹的呼啸中,行动,是最有力的诗句。

卡车没法开了,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。回到医院,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。

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: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,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。后面的车赶了上来,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。

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,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。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,已经不能动手术:手术只会加速死亡。满地伤员,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。

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,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,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,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。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,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,脸色惨白如大理石,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。

护士正要离开,看见他嘴唇启动,好像有话要说,就停下。他的眼睛努力睁开,但未能办到。护士俯下身,医院喧闹,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:“我一生想两件事:有个最美丽的情妇,上战场。都做到了,我很满足。”

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,端详说话的这个人: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,还在快速渗血,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。他却好像没有什么痛苦,说这些话时异常安宁。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,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,但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战争正在进行,什么都可能。

他又说了一些话,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,但是太含混模糊,怎么听也听不清,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——他又陷入昏迷,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。

夜里,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。

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,褪掉手套,洗了脸,坐下签死亡证明。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,他很机械地签着,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。签完最后一张,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,才突然醒过神来,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,有一张,名字有点熟悉。他找到那一页,不错,就是这名字——裘利安·贝尔。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,母亲范奈莎·贝尔,地址是伦敦,布鲁姆斯勃里,戈登广场四十六号。

医生搁下报告书,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,叫护士长。

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·贝尔司机的遗物,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。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,盥洗用具,一本手订的薄书,手书中分行的字,像诗,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,东方文字。几页折叠齐整的纸,夹在诗集里面,没有装信封,字迹却很工整。

此信,请交给我母亲,在我死于疾病,或事故时,或是听到消息,或传闻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时。

开场很普通,明显是遗书。不错,医生想,这小子还记得写遗书。有遗书就省了大家许多事。遗书相当长,他没有时间看。他的



1937 年裘利安(戴钢盔者)在西班牙前线

眼睛扫了信顶端的写信时间和地点：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伏见丸驶进上海港时。

两年前？中国？什么遗书？

他的视线落在一条黄手帕上，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。暗花是竹叶，亮闪闪，翻一面，黄色淡了些，双面丝缎，很东方情调。边角有个K字，像是手工绣的，深黄丝线。他叹了口气，每个死者的遗物都挂着一串儿故事，埋入土里后，每个死者的故事都将是同一种苦味。

他把摊开的东西收回挂包，把死亡报告书再擦了一下，放在桌上。医院秘书明天会来分别处理寄发。

他觉得从未有过的累，喉咙和舌头都像烫伤的皮肤一般难受。他站起来，往后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。这时，他想了起来，他遇见过这个死者。

是好几年前，他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，辩论如何制止法西斯全球扩张。他记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杰，“布鲁姆斯勃里两姐妹”：画家范奈莎·贝尔，作家弗吉妮娅·伍尔芙。她们俩中间坐着一个青年，亚麻色头发，健康、高大、英俊，就是笑声太响一点，明显在嘲弄台上说话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。他大约是说了一句什么特别逗趣的俏皮话，两个女人都大笑起来，搂住他的肩膀，似乎他是她们共同的儿子。

“裘利安·贝尔，”朋友在他耳边说。“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，据说是布鲁姆斯勃里‘第二代’诗人。”演讲又被打断，会场闹哄哄的。那位朋友悻悻地说，“自以为是艺术家！”

他倒觉得那个青年像个长得太快的孩子，依然被宠着，心里挺羡慕的。